

# 在父亲需要我们的时候

□ 李明

老父亲今年87岁了，留下了脑血栓后遗症，生活基本不能自理。22年来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多数由我83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侍候。我们姊妹几个心里也挂念着父母，总是在工作之余，隔三差五地去照顾。

记得去年腊月廿六，父亲便秘，已经5天没解大便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回家。

因为我知道，这是父亲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到了父亲家，我了解情况后，拿出开塞露，身体最大限度地贴近父亲，为父亲直肠送药。便秘的人，下体当然是异味难闻。但便秘太久，直肠送药却是非常困难。我忍着臭味，用了好长时间，送进去好几瓶，但还是无济于事。

父亲已经筋疲力尽，满头大汗。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极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父亲有高血压、冠心病。怎么办？事不疑迟！我和弟弟赶紧把父亲抬上轿车。弟媳开着车来到医院，大夫经过一番检查后，无奈地说：“大便已经严重硬化了。你们到其它医院去吧。”

我们又驱车来到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赶紧测血压、量体温，赶快灌肠。我们忍着臭味，又是给翻身，又是举吊瓶，又是端便盆，都心急如焚，满头大汗。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那硬化的大便还是岿然不动！大夫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你们拉回家自己想办法吧。”我们只好又把父亲带回家。

老父亲肚子被堵得疼痛难

忍，不住地呻吟。绝不能再耽误了！

为了父亲减轻父亲的痛苦，我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手排便。

我让老父坐在中间挖个圆口的椅子上，下面放上便盆。

我拿出剪刀剪掉我右手食指指甲，套上软胶手套，沾上香油（起润滑作用），蹲下身子，用右手食指慢慢地插向……由于碰到了痔疮，老父疼得“哎哟”一声，我只好试着慢慢地向里深入。

由于时间久，父亲体内的大便硬得像石头，我只好再往里面注入开塞露，进行软化。过了好长时间，由于老父用力过猛，部分排泄物溅了我的胳膊上。

我忍着臭味，继续一边向里送药，一边用手帮助父亲排便，

# 白露为霜

□ 龚安明

季节轮回到一个转换的时刻  
万物在遵循同一个规则

那些露珠  
即便是天外来客  
遇到冷酷的胁迫  
也要换一种形状降落  
即使胸中有千般热情  
也会被固化冷凝  
也只能暂时冰封  
即使承载着星星托付的美梦  
在草尖上静静地等待 太阳  
伸出温暖的手  
重新将其唤醒

野外的凋零凄凉  
始于白露为霜  
前世晶莹的露水  
不再有往日温存的模样  
换成了一副严肃的面庞

此时  
上苍对一个轮回中的生命  
撒下了休止符  
警示那些聪慧者  
及早避寒躲藏  
对那些熟透的叶子  
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让它们瓜熟蒂落 随风飘荡  
一些脸皮较薄的叶片  
受到无情打击 昏迷破相

秋末的舞台上  
时光老人驾驭着“风刀霜剑”  
在为下一个即将登场的主角  
重新布阵清场

# 重阳美

□ 高振 张莉萍

动人心。

重阳节传承了五千年的品质——孝。远行的游子把对父母的思念从感情行囊中取出。有人把孝寓情于景、寄托情怀；有人把孝幻化成梦、在梦中团聚；还有人交杯换盏、嚎啕大哭，只为释放自己对父母的感情。老屋门前的大树已经参天，父母正坐在院中，期待远行的游子回家，叫上一声“爸妈”。正是这种传承了五千年的品质让“重阳节”久久长存，不能忘怀。

此时此刻，菊花在我身边

盛开，诗句在你我耳畔吟唱。是“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豪情，是“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期盼，是“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的无奈，更是“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的乡愁。无论是喜是忧，是乐是悲，只愿远行的人停下脚步，向家、向故乡的方向望一眼，释放心中那份最深、最真挚的情怀，道一声：“爸妈，我爱你”。

# 与母亲聊天儿

□ 李建琦

“我还能再活二十年，没问题吧？”母亲的这句话像是在诉说，又像是在向我询问着什么。稍一停顿，母亲又说道：“算命打卦的先生都说我能活到八十多岁呢！”母亲单薄而疲倦的身体蜷缩在更加疲倦不堪的沙发上继续絮叨着。说着话的空档里，母亲还时不时地抬起头打量着我。这还是上个周末，回老家探望母亲时的情景。那天我在家门前等候了片刻，母亲参加了村东头一个老人的葬礼回来。

母女两个就这样在安静的冬日午后，静静说着一些寻常话儿。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在听，认真地听着母亲的每一句话。只是这一句，让我的心情忽然间颤动了一下。只是在内心深处颤动了一下。我没有再像幼时那样，在听到这样的话题之后，天真地说道：“妈妈一定会长命百岁”。我表面上依然很安静，依然在安静听着母亲的每一句话。哪怕是内心那一份不由自主地颤动，我

也掩饰在安静的表象之下。我不敢弄出任何声响，做出任何动作，我害怕打乱和母亲这样的交流。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突然间升起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是的，仿佛我的手中正捧着一件精美的瓷器，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将它失手打碎一般。我知道，她们是那样的美丽而易碎！

“生、老、病、死，多么简单的四个字，却是我们每一个行走在时间长河里的人，都必须亲历的事情，无论你是谁，都无法逃避！”这是我在同母亲聊天之后，在QQ心情里更新的一句话。有朋友回复：“世界会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一切都是承受而无可逃避，多保重。”看着这样的话，我的泪水便会止不住流下来。为人生中太多的脆弱与无奈，更为朋友传递而来的一份温暖。

我不知道最近怎么会那么伤感，一句话，一个场景，一个情节，都会让我在片刻之间泪流

满面，一颗心柔软得几乎要融化碎裂一般。几乎难以承受生命之重。这样说不代表我的消极、脆弱与无助，只是在命运的长河里，我们又有几人可以一路激昂，一路凯歌。

就像是现在，坐在这里想象着和母亲相聚聊天的场景，心中满是温柔，却也不乏一种难言的酸楚。想着母亲的那一句：“我还能再活二十年，没问题吧？”我心里依然有着无尽的哀伤，我的母亲，一生看似坚强的母亲，原来在内心深处，也曾有着这样片刻的凄凉与忧伤。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心里。

忽然间觉得自己对于母亲的理解与关心还是太少太少。



## 老杨树，我的神树

侯贺林

树大招风，还招鸟，树下人们聚会，树上鸟儿聚会，树下是人的乐园，树上鸟儿的乐园。来这里观鸟的人络绎不绝，在别处看不到的鸟儿，在这里或许能够看到。那时我还小，对于鸟的“学问”一点不知，只知道有戴花冠的、穿花裙子的、拖长尾巴的，有“歌唱家、舞蹈家、建筑学家”，有飘逸的、雄健的，有纯

白的、乌黑的、五彩缤纷的……看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鸟儿齐聚在老杨树头上，有的人就禁不住心痒、手痒、脚痒，妄想爬上树去抓，树没有爬上去，人却跌下来，血流了满脸，幸好骨头没伤，这些爬树的都是外村人，本村绝对没有人敢去爬，都说老杨树处处有灵，不可轻视！这些外村人不知轻重，随便往树上爬，幸亏它有善心，只是让他们摔下来，却不伤筋骨，算是警告一下子罢了。几百年来，我们村子紧靠荆河，几乎每年都要发洪水，但村

子从来没有被淹过，乡亲们传说是因为我们村子是条船，老杨树是二根桅杆，有了这两根桅杆，船就不会沉没！于是大家深信不疑，有这两棵老杨树在，大家就吃了定心丸，无论荆河发再大的洪水，都可以安心睡觉。于是，老杨树不但是全村人的庇护伞，更是保护神！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话说上世纪1958年大跃进，我村忽然来了一大队人马，他们来到老杨树下，在附近三官

## 枣庄作家作品·连载

庙里安营扎寨、支锅盘灶，说是县木材公司来的，是奉上级命令来砍老杨树的！

消息传遍全村，乡亲们人心惶惶，有人竟然要来砍老杨树，这可是神树呀，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呀，这么能说砍就砍？再说，树是我村的，是祖辈人传下来的，没有村民的允许，木材公司的人怎么能砍？

此事如果放在现在，全村人绝对会挺身而出，保护这两棵全

村民心目中的神树！如果砍树人坚持不听，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但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年代，在“唯上是从”的形势下，在当时一平二调成为家常便饭的背景下，“私有财产”的概念完全消解，你的我的完全不分，“树是我村的”成了笑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没有理由的“理由”还是“理由”吗？不再称其为道理的“道理”还是“道理”吗？  
注：连载刊登时间为每周四或周五